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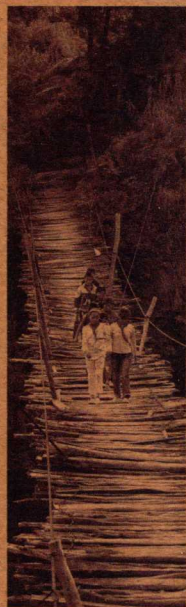
大型报告文学



林吟一著

理想的
——记彭阳和她的志愿者团队

热度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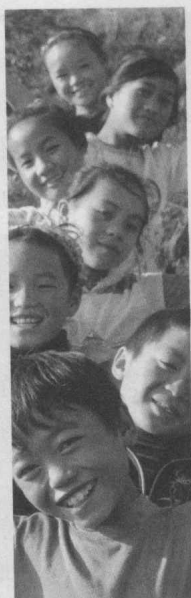
1253
972

贵阳市图书馆



0619071

◇ 林吟／著



理想的韧度

——记彭昶和她的志愿者团队

大型报告文学



受赠图书



彭盼 一个漂亮的贵阳女孩，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。

小时候，彭盼种下了一个很简单的理想——有一天，为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。

随着她的成长，这个理想长得茂盛而茁壮。

她考上英国的大学将去读博时，却突然转身，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开进了深山；她把父亲给她的留学费用，全部变成了苗乡那座漂亮的小学教学楼；她让长角苗的寨子里，飘荡起小提琴的乐声和运动会的欢呼声……

支教生活中，她遭遇过无数的艰难，但她百折不挠，越挫越勇！

因为，她的理想有着坚韧的质地。

这本书，将告诉你关于她的故事。



贵阳图书馆



目录



引子	美丽的陇戛	-002
第一章	“小公主”遭遇了贫穷	-010
第二章	刚刚有了个姐姐	-016
第三章	剑河之夏	-024
第四章	白都村的不了情	-030
第五章	漂亮的光海希望小学	-036
第六章	天使来了	-040
第七章	天使不哭	-046
第八章	谁能给他一双眼睛	-052
第九章	梭戛来了志愿者	-058
第十章	为支教铺路	-064
第十一章	快乐的志愿者	-070
第十二章	孩子们不啼饥不号寒	-076
第十三章	给孩子一个拥抱	-084
第十四章	水的故事	-092
第十五章	成绩撑杆跳	-098
第十六章	深山里的运动会	-104
第十七章	小提琴和长角苗	-112
第十八章	小敏听到了	-120
第十九章	小志豪的微笑	-128

第二十章	兴用是个小帅哥	-132
第二十一章	羊羔来到兴用家	-146
第二十二章	走，带你们看世界去	-152
第二十三章	小学生新娘	-158
第二十四章	山里的“深水鱼”	-172
第二十五章	一个伟大的启示	-180
第二十六章	养鸡场事件	-190
第二十七章	我们的团队	-198
第二十八章	理想打的营盘流水的兵	-208
第二十九章	沉重的翅膀	-216
第三十章	对抗和参与	-224
第三十一章	天使的眼睛	-234
第三十二章	博士学位最多的人	-244
第三十三章	相亲进行时	-252
第三十四章	听听“裸婚”了	-260
第三十五章	性情听听	-266
第三十六章	为孩子们去读书	-276
第三十七章	最难的割舍	-284
	后记	-291

引子 美丽的陇戛

1995 年以前，这里还不怎么被外界所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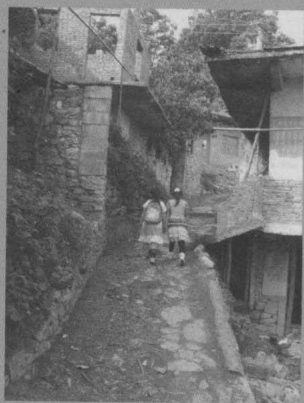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是贵州六枝县北部的大山深处。

从贵州的省会贵阳乘火车到六枝特区，然后，乘班车到 38 公里之外的梭戛乡，到了这个农耕气息浓郁的乡镇；再乘坐当地人的摩托车，就可以到这里了。

这里有名，叫陇戛。

从六枝到梭戛是沙石路，弯道多，有些处靠着山崖，有些地方有大坑，不是很好走。而从梭戛到陇戛只有 4.5 公里，这段路就漂亮多了，是油路，平整，宽阔，有现代感。不过这条路没有营运车，只在六天一次的梭戛乡赶场天，才有当地的老乡开着小三轮，送村民去赶场。这样的营运车一趟收费 5 元。当地很多村民是不会舍得花这个钱的，他们宁愿自己走着去，5 元钱，够一家几口吃一天的。平日里要去陇戛，不愿走路就只有打“摩的”，贵一些，一人 8 元，有时 10 元。坐在摩托车后座上，听山风在耳边低吟，看山雀跟摩托赛跑，闻地里散发出的淡淡的咸香，还真是一种享受。

这条漂亮的油路是专为去陇戛的长角苗生态博物馆修建的。这个博物馆是中国和挪威两国在 1995 年开始共同筹建的，1998 年建成并对外开放。这是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突破了人们对博物馆的一般认识，将著名的陇戛的长角苗老寨也包含了进去。约翰·杰斯特龙曾说过：“总而言之，生态博物馆并不是讲述一个阳光灿烂的故事，而是讲述着一种生活。”于是，老寨的生活就成了这所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原生态的，动态的，活着的。约翰·杰斯特龙是挪威的一位生态博物馆学家、《挪威博物馆》的主编，就是他在 1995 年考察了这个地区后，争取



陇戛老寨

到挪威开发合作署(NORAD)的援助,修建了这个博物馆。去陇戛的摩托车一般都会在博物馆的小广场停下。这个广场几乎被树荫笼罩,地上潮润润的。一旁有一个小卖部,木板房,茅草盖顶,商品大多是长角苗的手工艺品,一进去,眼就晃花了。

一来到陇戛,一种生活就真切地展现在眼前。

先就觉得这里的空气是甜丝丝清爽爽的,像是被蒸馏过,又冷却过。阳光在这里变得如深闺的女子,很温婉羞怯的,静静地从树缝间筛下来,带着树的清香和淡绿。这里海拔近两千米,山上多是杉树和楸树,不是很高大,但需仰头看,风一吹,树们就扭动着身子,轻舞起来。这里的风儿来去自由,无拘无束地跑动着,带着时隐时现的轻笑。

陇戛多山、多树,却人烟稀少,虽有博物馆和长角苗老寨、新寨,以及新寨对面的陇戛逸夫小学,但还是显得很宁静,树林里斑鸠和杜鹃的歌声,听得非常清楚。来到这里,繁荣与奢华就成了很陌生的词。

走进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,就看见牛角式的石柱大门,这是从长角苗妇女的头饰上得到的灵感。由于这里在山脚下,常年不见充足的阳光,因此,大门给人的感觉是绿茵茵的。信息中心旁的山坡上就是长角苗老寨。寨门如亭,用了三种材料,茅草、石头和原木,跟这里民居的用料基本一样。没有门扇,开放的。在寨门口见不到民居,只看到一条小石径,有曲径通幽的意思。

寨里黄牛的叫声不时传来,时而间有人声和犬吠,这些声音听来,似乎都反射了回音。陇戛寨里喂的都是黄牛,没有水牛,听当地人说,因为这里缺水,而水牛是离不得水的。

这里的狗很多,对外人却不戒备,叫两声,表示“我看到你了”,就收了声,干自己的事去了。狗们都不肥,一走动,能看到肋骨的闪动。一到黄昏,黄牛的叫声就在树丛中此起彼伏,它们是想叫主人牵它们回家了。

有妇女在地里劳作,最打眼的是她们的服饰。一条红黑条纹相间的百褶裙,一件白碎花蜡染上衣,有的腰间还

系了条圆弧形的黑色毡布围裙。这是妇女们平日的装束，干活也一样穿的，这一点跟其他民族不同。

要是年节，上装就不同了，红布上衣绣满了朵朵图案花，细密的针脚，规整的图案，很美，会以为彩霞降临了。

长角苗最醒目的是妇女的头饰，这是重6到8斤的黑色装饰物，在牛角式的木饰上裹缠上黑麻线和先人的头发形成。现在，这头饰通常用黑色腈纶线。原先，无论男女都梳戴这头饰，田间和家中劳作时都戴着，据说是用它来吓跑野兽。后来，只有妇女才如此装束。来到陇戛可以看见，很多老年妇女的两鬓都没有头发了，就是梳戴这头饰造成的。

现在的年轻女孩一般都不梳戴这种头饰，只在盛大节日时才装饰一下，所以，现在的长角苗女孩子，看上去更精神更轻巧。

陇戛家家都有背水用的长木桶，而背水的工作都由妇女们完成。人们在欣赏长角苗女子背水的独特风景时，却不知她们被生活重压时的感受。好在，在政府的帮助下，现在，寨里的女孩子们不必再去背水了，寨子在山脚下挖了口水井，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幸福泉；村里还建了好几口水窖，实在需要运水，就用塑料方桶提上一桶。老水桶都被放置在家中堆放杂物的地方。陇戛的女子们又告别了一段历史。

陇戛老寨跟一切有着几百年生活积累的村寨一样，有着稠密的生活。这从密集的房屋、灰白的石墙、堆放的农具和秸秆、竹竿上晾着的衣服、席地而卧的小黄牛、石径上觅食的狗、站在秸秆上喔喔叫的公鸡，以及空气里的牛粪味儿里感觉得出来。陇戛老寨的房子多是石头建造。过去盖顶是用茅草，现在有了改进，都盖瓦了。来到这里，还可以看到一些朽去的土坯房，这是旧时生活的见证。

这里现在更多的是水泥砖房。汽车在小广场里下了砖，男人和女人就从寨里出来了，他们男的背三块女的背两块，不久，一幢灰色的新房就建起来了，生活于是也变得很新。政府也会为居民们提供一些帮助，“农村贫困户住房改造工程”就为这里的农民建造了一些新房。有四十户居民，



学生们穿上民族服装

搬到博物馆外的新寨去住了。那里的条件更好，一家一幢，如别墅，一色的两层石头房，黑瓦顶，会让城里人羡慕死。这是贵州省政府资助的项目工程，2002年开始建造，房内甚至按四口人配备到了牙膏牙刷，这是政府对这个为数不多的苗族支系的一大帮助。据说，这样的新寨还在筹建中。

据陇戛寨的老人回忆，清初，平西王吴三桂剿灭水西（今黔西、大方一带）彝族宣慰使安坤，依附于安氏的苗族四处散逃，一部分躲到了织金、郎岱，被称为“箐苗”。箐，树木丛生的山谷的意思。箐苗先辈到陇戛定居时，只有五户人家，现已传了十多代。全寨有90余户、490多人，在这里度过了200多年的时光。

长角苗人至今不到5000人，居住在六枝和织金的12个寨里。六枝有7个寨：陇嘎寨、高兴寨、小坝田寨、补空寨、安柱村的安柱（上下）寨、新发村的新发寨、新华乡新寨村的大湾新寨；织金有5个寨：阿弓镇吹笙村后寨、官寨村苗寨、小新寨、化董村的化董寨、依中底寨，另有部分散居在其它村寨中。而陇戛是长角苗的头寨。

长角苗没有文字，这使长角苗的历史无法记录下来，更多的是口耳相传。他们交流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本支系的人才懂得的独特的语言，连其他苗族支系都无法听懂。这语言如一只樊笼，把长角苗牢牢地凝聚在一起，又与世隔绝。

长角苗小心翼翼地生活着，生活在这里的深山和自己的民族习俗中。陇戛逸夫小学的校长王开文说：我们长角苗祭祀祖先一般祭30代，30代以上的就不祭了。这么说来，长角苗历史至少有五百年。

1972年，六枝文化馆的工作人员翻山越岭，第一次来到陇戛寨。

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这里不通公路，没有水电，寨子里的生活如氏族部落，完整地保持了长角苗人独特的风貌。

从此，陇戛吸引了学者专家的目光。

对长角苗人带来深远影响的，是一位记者在陇戛采风时拍的照片。这组照片的发表，引来了1992年第一位外国人的进入。随着探访者尤其是外国人的增多，陇戛的名字

渐渐被外界所知。

长角苗生活在山上，主要种植包谷和土豆，因此，这两种农作物是长角苗的主食。做饭时走进老寨，就会闻到包谷饭的香味。长角苗的包谷饭做得很精细，皮去掉，喂猪，只食用里面的“瓢”，打碎，但不成面，为糝，有面粉一样的白，口感比大米更好，极是软糯香甜，难怪从长角苗寨子里走出来的年轻人，开始都不习惯外面的大米饭。土豆是主食，也是蔬菜，在这里很少见到种植其他蔬菜。要是问到孩子们，你吃的是什么饭？回答：包谷饭。吃的是什么菜呢？回答：洋芋。长角苗孩子很喜欢城市里的各种土豆食品，尤其是油炸土豆块。

初夏走到陇戛，地里包谷套种着洋芋。洋芋开花了，白色，小朵，绿色的地里，像点缀着闪烁的星星。

长角苗只在内部通婚，因此，婚姻就成为联系十二个村寨亲情关系的纽带，几乎每个寨里都互有亲戚关系，一到年节，十二个村寨互串亲戚，场面壮观。

长角苗信奉自然神，每年都有祭祖、祭山、祭树的活动，表现出这个民族对自然对神灵的强烈的敬畏心。

婚、丧在长角苗村寨也非常隆重，十二个寨子都会来送礼或致哀。

喝酒是各种活动中男人们必不可少的庆祝方式，婚丧嫁娶、跳花坡、过年过节，赶场、家里添人进口，甚至牲畜产仔，都成了他们一醉方休的理由。男人们都很能喝，到这些时候，他们喝了唱，唱了喝，因此，这时候，陇戛可见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的场景。这也是长角苗人独特的娱乐方式。

长角苗的妇女很辛苦。在家里，她们照料家庭，抚养儿女；在家外，她们跟男性一样，承担着沉重的田间劳动，耕耘收获。稍有空闲时间，她们就坐在火塘边，绣花，画蜡染布，做自己穿的百褶裙和衣裳。男人们喝酒寻乐的时候，她们在做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。

不过，以前的长角苗妇女似乎没有想过要改变，祖祖辈辈的女人们都这么过来的。



长角苗女孩在学习刺绣

长角苗的女孩子一般都不上学，她们很小就要跟着母亲学习纺麻、织布、蜡染、刺绣，这是她们必须精通的生活技能。她们的聪明才智在刺绣作品中体现，绣的花非常精致。细看她们的绣品，件件不同，有的绣高山，有的绣河流，有的绣十二个村寨，有的绣祖居和田地，或是绣祖先在狩猎中捕获到的动物的皮毛纹路。

妇女们是记录者，她们不识文字，却把长角苗的历史，一针一线地绣到自己的衣服上了。

以前长角苗的女孩们是不读书的，因为她们“都是要嫁人的”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王朝文省长来到这里，女孩子受教育的状况才开始改变。现在，40岁以上的妇女，能说汉话的很少。

长角苗人善歌舞，三眼箫吹得很棒，舞也跳得很美。每年正月初三到初十，是长角苗“跳花坡”的日子，全体长角苗人都会穿上盛装，来到跳花场上，欢度自己的节日，那笙箫管笛，那绚丽的身姿，会让你陶醉。

跳花场就在老寨外的一处平整的土地上，被石漠化的山坡包围着。正月，这里就被欢乐占据了，而平时，野草和野花的欢乐取代了人们的欢乐。三眼箫是长角苗人最喜欢的乐器，不过，那箫声里却总有着淡淡的哀伤，好像祖先在战争的血泪早已化在这音乐中了。

陇戛是美丽的，但也是贫穷的。深居高山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还保持在上世纪中叶的水平。这里的居民又不与外界交往，所以，贫穷长期都跟随着长角苗人。外面的人来到这里也会感叹，落后和贫穷与这里的原生态生活如影随形。

当然，陇戛也在变化中。自从这个村寨被外界发现后，陇戛就不再是封闭的了，很多外面的人走进来，很多长角苗青年也走出来。现在，在陇戛，会看到很多家庭都有电视机，甚至，走到新寨，能听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放的摇滚乐。

正如关注这里的人所说，长角苗曾经经历了从狩猎到农耕的巨变，今天他们正经历着第二次巨变——由传统走向现代。

2009年的秋天，这里来了一位汉族姑娘。

她的到来，更推进了这里的变化。

◇作者小记

我来到陇夏的时候是6月初。站在长角苗生态博物馆的高处，眼前呈现的是起伏的看不到尽头的山海，小鸟叫着，倏地划向天边。夜晚，这里静得像深邃的星球，一只蚺蚺的叫声明亮而孤独，和嗒嗒的雨声唱和着。

住在博物馆的宾馆里，没有电视，没有收音机，听不到人声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觉得，我隐居了，回归了，我有了充足的精神空间，来盛放这个地方和我要记写的那个女孩。



左：漂亮的长角苗女学生
右：从地里回来的长角苗妇女

清晨，我推开木窗。夜雨初歇，陇夏笼罩在浓雾中。我向新寨走去。路上，有穿着长角苗服装的妇女从雾中走出，恍如仙女。她们用自己的语言交谈着，声音清脆，宛如乐音，回应她们的是山上杜鹃的清啼。

在梭戛8天，我只吃到4顿米饭——两次我请志愿者，两次志愿者做饭请我，其余时候，吃的东西大多与烟火无关。这里的小饭店在乡上，平时要吃米饭必须自己弄。我体会到彭旸说的“在梭戛钱花不出去”的感觉。这是经济落后的表征，同时，这也是志愿者们来到这里必然经历的一种艰难。

这是个让人难忘的地方，宁静美丽衬托着落后贫穷，那样的反差让人扼腕。

而这里，就是志愿者彭旸和她的团队奋斗的地方。



第一章 “小公主”遭遇了贫穷



彭阳日志

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妈妈问我：

“扬扬，长大了以后要干什么啊？”

答曰：“我要考大学啊！”

老妈露出了那应该被称为“欣慰”的笑容：“那读了大学呢？”

答曰：“我就回来建设家乡啊……”

老妈倒！

紧接着我被老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：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出息呢？你应该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要回来……”

其实，我想，很多孩子都和我一样有着这样的梦想：有一天，可以为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。只是，当我们慢慢地长大，还会有几个人坚守自己的梦想？也许，人最难的就是坚守自己最初的梦想吧！

那个很多年前被妈妈教训的孩子渐渐长大了，她顺利地读上了大学，又顺

利地考上了研究生，在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很多本书，成为了别人眼中“大好青年”的典范。

只是，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，她让身边很多人失望了。当时，她可以选择出国去最好的大学把博士学位读回来，或者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，在沿海大城市找到一个月薪上万的工作，成为人人羡慕的OL，又或者接受邀请，被包装成第二个李阳，从此成为名人……

不过，她还是回到了贵州，她的家乡，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。也许，故事到这里，就应该结束，因为那个孩子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但是，一年过去了，她哭了……

这张照片是我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小乡村照的。这里没有小学，更别提中学了。如果孩子想要读书，就必须走很远很远的山路到镇上的小学去。因为太远，路又难走，每一年，都会有孩子在上学路上发生意外。在这里，很多的孩子都没有读书，即使读了，无论是小学还

是中学，考到50分，就能成为全校第一，没有一个孩子可以读到高中的。当我想把我写的书送给这里孩子的时候，才尴尬地发现，他们连学好自己母语的机会都没有，又怎么可能来学英文呢？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！

当我在大城市慷慨激昂地演讲，教大家如何速记单词、如何学好英语的时候，我的很多同胞却连学习中文的机会都没有；在我们谈论我们梦想的时候，这里有很多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梦想；在我们憧憬着我们未来的时候，这里有孩子根本没有未来……

从乡下回来，我哭了很久。

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一定要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什么。哪怕我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，我也要做些什么。

(2009年5月15日)

1980年12月底，彭旸出生在六枝的一个环境优裕的家庭。

爷爷和外公，一个西进，一个南下，都参加过解放贵州的伟大战役。外婆参加过土改运动，奶奶是六枝宣传部部长；父亲在六盘水机关工作，母亲是六枝的一位财务科长。生长在这样的家庭，彭旸不知道什么叫贫穷。

彭旸的出生，给这对父母和四位老人带来了极大的快乐——他们有孩子了；而他们，有第一个孙辈了。这个像花朵一样的孩子，是他们的掌上明珠。

旸渐渐长大了，越来越漂亮、聪

明、乖巧。她就是上天赐予彭家的小公主，细心教养，一定有着灿烂的前程。

妈妈把全副精力放在培养旸旸身上。五岁时，旸旸就被妈妈改了户口——改大了一岁，送进了学堂。妈妈还把家教老师请进家门，教她钢琴、英语、日语、舞蹈，奶奶还教她书法和绘画。彭旸接受能力强，什么东西都一点就通，一学就会。两岁半，就用两分钱的硬币当螺丝刀，把自己的小三轮车全部拆掉，然后重新组装；小学时候，就自己修电炉、拆闹钟。孩子还是孩子，有时也会说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话：妈妈妈妈，长米的树有多高啊。

这样的孩子，是个小精灵，是全家人的心肝宝贝。

彭旸聪明，书读得好，一直很顺地读。

不过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她，要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。

彭旸后来说：“一想起周恩来总理的这句话，心里就很温暖。”

彭旸的父亲也告诉她，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是爱国，要爱自己的祖国，长大以后要成为一个栋梁之材。这也是彭旸长大后“我就回来建设家乡”的理想生长的土壤。

理想就是那时，在她的心里生根。

多年后，彭旸回到小时候的母校，看着黑板报，想起了当时的一篇作文：“我的理想”。那时的她文字能力还没有训练出来，但在文中却明确地说：

“我的理想是要当一个好人。”

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，成了彭旸的

终身誓言。

长大后，彭咏不停地下乡支教，扶助农村孩子。妈妈哭着叫她不要再折磨自己了，彭咏笑了，用她总变不了的童声说：“妈妈，我是唱着彭丽媛的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做这些事的，我很快乐啊。”

二

彭咏最早看到贫困应该是在9岁的时候。

那时，妈妈单位上组织去延安，正值暑假，把彭咏也带去了。彭咏看到了延安的景象，非常不解，问蔡敏：“妈妈妈妈，延安不是革命的摇篮吗，怎么会这么穷呢？”这个问题，妈妈无法回答。只是那时的彭咏，心智还没有长全，说说就忘了，而妈妈因为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，却永远地记住了这句问话。

小彭咏真的有点“死心眼”，爸爸唱道：离别三十年，今日回延安……小彭咏打断了问：“为什么要三十年才回，早一点回不行吗？”在她看来，写歌的人早点回延安，延安就不会这么穷了。

彭咏17岁时，考进了贵州财经学院读书，学习的是母亲从事的专业，毕业后拥有了会计师资格和管理学学士学位；21岁，她到云南大学主攻的却是父亲后来从事的专业——法律，学的是国际经济法。24岁，彭咏获得法学硕士学位。第二年，2005年，她回到贵州，走进贵州财经学院，在自己母校当了一名教师，

教授《国际贸易》、《国际商法》、《WTO概论》、《经贸英语听说》、《国际商务谈判》和《国际商务》等八门课程。彭咏没有因为自己已经是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而止步，她除了上好课，还在向着更高的学业顶峰攀登。

彭家有女初长成。在她的脚下，几乎是铺着阳光和鲜花的。

然而，就是踏入财经学院教书的这一年，彭咏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清明时节，彭咏跟着奶奶到贵州松桃老家去扫墓。在这里，彭咏不仅知道了长米的“树”有多高，而且，她的思想一下从自我的象牙塔里跳了出来，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。她惊异，那种贫困，连温饱都无法保证的贫困，竟然跟她的生活是在同一个省份。

童年时，植入头脑深处的理想被激活了！

年轻的彭咏开始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征途！

她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不能圆你的梦了，我要让其他的孩子有好的环境，你愿意么？”

而这一年，她本来准备去读英国的法学博士的，攻读“反倾销法”。这是世界的热门专业。她也可以到一家知名外企去当法律顾问，年薪20万元以上。

无论怎样，只要不是去支教，她都可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。

彭咏毅然转身，奔赴贵州的山间，让现代文明的精神阳光，照耀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……